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種

俄羅斯人剪影

蘇聯 M·高爾基著

侍桁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種

俄羅斯人剪影

蘇聯 M·高爾基 著
侍 桁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俄羅斯人

原名 Fragments From

原著者 Maxim Gorky

中譯者 侍 衛

出版者 國際文化書社

地址：上海福州路七十五號

電話 4364 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 1—2000册

一九五三年 二月五號 7001-10000册

編印

譯者小引

這本書，在形式上，是些斷片的記錄，但在實質上，可以說是一部連貫的統一的著作；正如作者在結論上所暗示的那樣。這里收集的三十七個短篇，涵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較之藝術的製作，更多關於民族生活的直接的研究。

高爾基的短篇，一向是充滿清新的氣氛，本書自然也不例外；加之，在這些短篇裡因為作者立意不多加粉飾，想把曾經這樣生活過的俄羅斯人，予以如實的寫生。因此，我們可以從此間同作者在思想和感情上得到更親密的接觸。像這種作者與讀者在思想和感情上的直接的交流，譯者確信是最可珍貴的藝術精神。

這本書裡，記錄了近半百個人物；從世界聞名的托爾斯泰和柴霍夫，到僅僅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生活者的各式各樣的人。但這里沒有一個人不是具有顯著的特色或性格的，甚至用通常的眼光來看，沒有一個人不是奇離古怪的，有若干人，也確實是行動在神精錯亂或瘋顛的生

活狀態裏。作者對於他們是沒有分別地懷有深切的同情，同時又毫不憐惜地把他們放在解剖臺上。

俄羅斯人民在作者銳利的眼光下所展現的那些特殊的形態，發散出叫人非常陰鬱悲哀的氣氛；但是作者並不氣餒，預言道：當他們從苦難與心靈的混亂中解放出來時，他們便會開始一種如童話般的英雄的生活，而這預言是早已實現了。

本書根據的是英文「企鵝叢書」版本，英譯的題名為「我的日記的片斷」，譯者不明。原作的出版，據說是在一九二四年。從這書的內容推測原作大部份是寫於一九一七年的前後，正是俄國革命的時候。

譯者

目錄

譯者小引	一
一 詭辯的旅人	一
二 火焰	一四
三 亞扎瑪斯的特性	五六
四 形形色色的流浪人	七三
五 女巫	一〇七
六 馬柯夫與蜘蛛	一二七
七 掘墓人勃德里雅金	一三四
八 特務頭和他的復仇者	一三八
九 追尋幸福的原因	一四三
一〇 奇怪的殺人犯	一五八

二一	一個學生的辯辭	一七〇
二三	靈魂的食糧	一七一
二三	被毀壞的作家	一八二
二四	牧羊人談學問	一九二
二五	朶拉	二〇五
二六	一個人獨自時的姿態	二一三
二七	關於托爾斯泰	二二一
二八	亞力山大·布洛克	二二八
二九	柴霍夫	二三九
三〇	布洛克與娼妓	二五〇
三一	滑稽的事情	二五三
三三	英雄們	二五五
三三	關於戰爭的幾種見解	二六一
三四	猴子的代用品	二六七

三	反猶太主義·····	二六九
二	反叛的思想·····	二七二
七	園丁·····	二七七
元	一節法規·····	二八二
元	夢想者布利夫·····	二八八
三	革命的鑄寫·····	三一一
三	失望的勝利·····	三二八
三	看明白了·····	三三二
三	懷抱炸藥的人·····	三三六
三	市民波波夫的信·····	三三八
三	詩歌與遊獵·····	三三九
三	無神論·結婚·跳舞·····	三四二
七	思想的吻合·····	三四六
結	論·····	三四八

一 詭辯的旅人

雲彩在西方映現着藍色和橘紅色。許多松樹的蓬頂上，在珍珠色的天空裏，高懸着幾乎消逝的月亮的透明的碎片。松林從沼地裏伸展來，浮上水平線，便擠成黑暗的一團，因為在那裏，工場的烟突揚起一顆威脅的紅色的手指，指着它。中午，一場溫暖的暴雨曾經灑在大地上，但是從午後直到日落，在焦熱的太陽下，土地已經爆乾了。這時有一種窒息的潮濕瀰漫在空氣裏，沼地像是被吞沒了，其中的淒涼更增強了迫人的迷濛的感覺。

外科助理醫生沙夏·溫諾庫洛夫，沿着遍地裸麥的小山，像爬在四條腿上的熊似地，邊走邊整理着他捉鵝鵝的網，同時我躺在一棵接骨木的小樹底下，胡思亂想：

「倘使能重新開始生活，例如倒退十五年吧，那將是多麼好。」

這時沙夏發出沉重的聲音對我喊叫——他的話是接着我們剛剛的談話的：

「什麼人都不滿意人生的現狀。」

他滾下小山來正滾到我的小樹下，在他的皮靴上擦着他的污泥的手掌，並開始檢查鵝鶉網。深長的皺紋刻劃着他禿腦袋的前額，他的眼睛圓得像是魚眼睛。

他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是一個律師的兒子，但是（照他的話講）「學校裏教給他的知識，他承受不起，於是便受着他父親的野蠻的迫害，」他逃出家庭，在監獄裏，在許多他常去的流浪人的場所，漂泊了兩年，然後，「疲勞得連一個人總能感覺的許多事情都不能再感覺了，」便又轉回他父親的家裏，「有如一隻死老鼠投進螞蟻堆裏。」——也便是，入伍一個步兵隊，然後進了軍醫學校。士兵服務期滿之後，他又在各種艦船上航行了七年。

「我嗜過世界各國的酒，」他說。「並非因為我是一個天生的酒鬼，而是因為一個人必需有所發洩。我喝得非常多，就連英國人都走來望着我。他們會站在旁邊像中了魔一般望着我，然後聳聳他們的肩膀微笑着；當然這事是叫他們異常地興奮：他們終於看到一個真正的酒家！這裏終於找到一個漢子值得費功夫為他釀酒！有一個英國人甚至對我說：『喂，你可曾想過用威士忌酒洗澡嗎？』」

「英國不愧是一個良好的國家；只有他們的言語——那是比中國話還更糟……」

「混天黑地，我不曉得怎樣會到了波斯，並同一個英國商人的女兒結了婚，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不過她後來變成一個酒徒——雖然也許是我把她逼成的。兩年後她死於虎列拉，同時我轉移到世界上最醜惡的城——巴庫。從那裏我來到這個蛙窟窿裏，如果你們高興的話，這是你們可以住的城市——願惡魔把它撕得粉碎！」

「沙夏，」我說，「對我講一講你在中國的旅行。」

「旅行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你只要登上一隻船，其餘的一切都可以交給船長。全部的船長都是醉鬼，他們也全部都是暴躁好罵的人——這是自然的法則，給我一支香煙，你有吧？」他燃起一支香煙，從鼻孔裏噴出煙圈：

「這烟太淡，我們可以說這是女人抽的。」

溫諾庫洛夫已經五十多歲了，但他仍然是一個強壯結實的人。他的木刻般的軍人面孔閃着一雙明淨的眼睛對你默然地注視着，樣子像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像是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有所驚愕，而一切煩難都與他無關，他有點斜眼看人，不會正面直視，待人相當謙卑——可以說是不要於的樣子。他已經不實習醫學了。「我發見醫學是一種盲目的科學，」他說。

在城裏，他有一所「保加利亞式麥乳精場，係照M·梅遲尼柯夫的祕方製練的。有許多人家每天都在等着發貨。」

「你的不滿足使我驚訝了。你向什麼地方貯藏這些胡說八道的話呢？喔，我將對你講什麼呢？」

「你曾經見過什麼。」

「啊，那個麼！那可以對你講上一年的功夫，凡是人見過的事我都見過了，一切亂七八糟的事都見過了。亂七八糟！喔，否則你將怎樣稱呼那些事情呢？你的船離開了港口，你在身上畫個十字，於是說道：『現在隨着它走吧；安全的運我到那指定的地點。』於是你日夜航行，日夜航行，你的四外除去空洞的海和天空以外什麼都沒有。喔，我是一個安靜的人，我喜歡那樣的，可是一聲笛響——那就是說我們出了岔子了。但是我不想動顫。從一開頭就是擁擠。好像是你夜間本來要到郊外去散步的，却偏偏跑進一道籬笆牆裏。其次在甲板上便是那些無能的旅客慌張的亂動。凡是旅客便自成一種典型，最愚癡的典型。一個人在船上會養成一種滑稽的孩子氣，更不要說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患着無法支撐的暈船病。在海上比在岸上，我們可以更銳敏地看出一個人是怎樣

地無用。海上旅行所給我們的教訓就在於這種事實。簡而言之，我可以保證地斷言，在整個地球的表面上，無論陸地和海洋，再沒有比旅客更壞的東西了。因為一種囚犯似的生活，也正是一種漫長的厭倦。喔，在海上，厭倦是特別有毒的，所有的旅客，本性上都是懶惰的人。純粹因為厭倦，他們非常地失掉了他們的個性，無論是有怎樣頭銜、官職、財富的人，也都和一個無知的火伕處於同等的地位。像狗望見了麥粉餅乾一樣，人們衝到甲板上觀望異地海岸的景色。你就盡性的享樂好啦，可又何必亂糟糟的呢？但是——他們開始跺着腳，彼此爭論：『你看看那個呀！你望望這個呀！』實際上，什麼都沒得好看的；一切都和普通一樣；土地，房屋，人民，望起來全比老鼠還小，而且總是就在這一瞬間，某些不幸的事件發生了！例如說吧，一個倒霉的茶房在亞力山大把我旅行提包裏一瓶八兩重的石炭酸打碎了。當然全部的頭等艙都聞到了那種氣味，大副像一個瘋子般在我身邊跳着，兇猛地咒罵，一位貴婦人甚至因為他的咒罵而鬧成神經衰弱，找船長去告狀——不過，她告錯了人，把罪過加在我的身上了。此外，再舉一個例來說：一個小女孩把她的手指擠在外科手術室的門縫裏，而她的父親就因為是一個外交官，便認為他有權用他的手杖敲着我的肚子。事情總是這樣的——離奇而出人意料。

「總括一句，在這整個的地球上，任何地方我都沒見過特別有趣的事，隨你到什麼地方，你都隨時要受到人們言語或行動的侮辱——在東半球比在別的半球更甚，但也僅此而已。你說只有兩個半球嗎？這真錯得厲害，如果你從嚴格的實際的觀點來看這件事，隨你選擇任何緯度線，從南北極作起點沿着那條線將我們的這個地球切開，你便可以得到和緯度一樣多的半球，還可能更多。勞駕，遞我一支香烟。」

燃起烟來，合着他的眼睛，他噤咕着：

「一個人是不應該吸烟的，鵝鶉不喜歡煙的氣味。」

其次他安靜而低聲地繼續說道：

「時時也發生些有趣的事件，但爲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安靜着想，這些事頂好還是不發生的爲妙。例如罷！在中國海上——有一片海是這麼稱呼的，不過它和其他的海根本沒有兩樣——喔，當我們就在這個海上慢慢地向香港航行的時候，有一天夜裏，守望人在幽黑的空間看見一種奇異的光燃燒起來。我，二副，水夫長，還有膳務員，正在玩番攤，突然間我們聽見一聲叫喊。

「『海上着火啦！』」

「當然，我們都跳起來去看，番攤還沒有賭完。人們在海上呆久了的時候，每一件瑣瑣碎碎的事都會刺激起他們的興趣。他們甚至興高彩烈地望着海豚，雖然那種不能吃的魚比什麼都更像一個豬，不過藉此表示出旅人的極端愚蠢而已。」

「喔，接着講我的故事吧，我從艙裏出來看看，而我所能看到的，就只是普通的黑夜，熱得像洗澡房一樣，天空置着黑色的毛氈，正和海一樣的顛簸，當然，是幽深的黑暗，可是在遙遠的對方，有一小團火像一朵花，許多支火苗已深入海裏，如一個刺蝟般蓬蓬着，這樣譬喻，當然是指一個很大的刺蝟，約有一隻羊那麼大。它爆裂着，擴展着，越來越大，這種事簡直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而且番攤我正賭得很順利。」

「我注意到一般人對於火通常都有一種迷戀的熱情……一切大宴，皇室紀念日，誕辰，結婚，以及其他人類歡欣的小節目——葬儀除外——全都有花火和燈彩。祈禱的儀式也是如此，甚至連葬儀也都包括在內。小玩皮孩子們就在夏天也都喜歡燃燒木塊——而因此他們會受到毒打，因為他們時常會引起森林的燃燒。火焰像是能引起所有的人特別高興，每一個人都像撲燈蛾般趨向火去。一個窮人喜歡看見富人家火燒；事實上每一個賦有感官的人都受火的誘引——這是什麼人都曉得的事。」

「所有的旅客都街上甲板，一面享樂着火景，一面開始辯論那燃燒的是什麼東西。最簡單的頭腦都可以明白，那必定是船一類的東西，因為在海洋上是不會有許多漂浮的草堆的；但是一個又聾又啞的孩子都可以明白的事，他們都絕不會明白。旅客們連最簡單的事都不能理解，總是使我驚異不止。一大堆的廢話是不能消除人生的厭倦的。」

「喔，我心平氣和地靜聽那些觀火的旅客們有聲有色的談話，非常突然的一個婦人叫起來：

「『啊！那船上也許會有人！』」

「多麼高明的見識！船開到海上，船上不大會沒有人的，但是她却剛剛才明白這件事！

「於是她又喊道：『必需把那些人救出來！』」

「這引起一場興奮的辯論：某些人主張我們應當立即出動，另有一些更實際的人却指出，我們即使不去找這種新的麻煩，船都已經誤期很久了。但是那位貴婦人氣力既好，鬧得又兇——後來我曉得她是從卡爾斯到日本，去會她的一個嫁給東京大使館人員的姊妹，她的旅行的另一個理由是肺部有病——喔，她是一個道地討厭的人，她主張那

火燒的船上的人們必需救下來，同時鼓動旅客給船長一封懇請書，求他救助那火燒的船。不過，有些旅客是極力地反對，說那隻船也許是一隻中國船，而在船上的人也是中國人，但這一點都不使她怕。她的歇斯鐵力的叫囂，很有效力，影響了另外的三個人，他們一同去請求船長，雖然他對他們講如果去作他們請求的事將會誤期更久，他們却拿出法律來威脅他，堅持依照航海的法律，當一隻船在難中，別的船必需去救援，如果他不這樣作，船一到香港，他們就把這件事報告當局。

「結局是叫鬧的人們勝利了，船長停船轉駛向那火燒的船去。我們駛行在顛簸的海上衝風破浪，對向那團火焰，駛進深邃的黑暗中。水手們煩惱異常，他們開始解船上的小艇，及至我們迫近時，我們看見那燃燒着的是一隻兩根帆桿毫無用處的中國小民船。有兩隻小艇正在它的周圍划着，上面都裝滿了人，全都在叫在吼，同時在那燃燒的船尾上，站立了一個細身材高大的人，就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火焰繼續不斷地燃燒着，人們都看不見甲板了；兩根帆桿看着像是蠟燭，火焰奔騰而出，已襲到船邊了；但是那個人站在那裏有如一個站崗的哨兵，完全不動。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得見他。

「我們從一隻小船上把人們救上船來；另一隻小艇上有三個人因為慌張跌下水去，